

# 论奥特加的技术哲学

黄欣荣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 奥特加是西方技术哲学经典时期一位著名的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也是谈论技术问题的第一位职业哲学家。他从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出发,对技术作出了比较全面的哲学沉思。他首先用现象学的方法对技术的语义进行了剥离还原,然后从存在主义的视角对技术的本质作了形上论证,对技术与人性的关系作出了哲学分析,并在哲学人类学的背景下对技术的历史演化提出了三阶段论。

**关键词:** 奥特加;技术;沉思;现象学;存在主义;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 N0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3)06 - 0041 - 05

## 一 奥特加: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肇始人物

约瑟·奥特加·伊·加塞特(Jose Ortega y Gasset, 1883 - 1955)是西班牙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杰出的公众知识分子之一。哲学史家通常把他归入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家之列,其哲学思想也的确与尼采、胡塞尔的哲学思想有因缘关系。奥特加的哲学兴趣集中在人生与历史、文化和道德生活的关系上。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提倡自由民主政体,也是一个精英主义者,主张历史和文化的贵族论。1930年,奥特加的著作《非人性化的艺术》和《群众的反叛》由西班牙文译为英文,他立即闻名世界。1931年西班牙第二次共和政体建立后,他被选为新国会议员,但他很快就厌倦政治并辞职。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奥特加流亡法国、葡萄牙和阿根廷,1948年回到西班牙并因癌症于1955年去世。

我国对奥特加不太熟悉,其实他在1952年就被认为是100位当代世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在西方世界是极为重要的哲学家。他也是一位多产作家,代表作有:《群众的反叛》、《作为系统的历史》、《个人与群众》、《大学的使命》、《现代性、人与危机》、《哲学的起源与哲学是什么》、《历史推理与广义历史解释》、《对吉诃德的沉思》以及《现象学与艺术》等。<sup>[1]</sup>

在奥特加之前的技术哲学家如卡普、德绍尔、芒福德等,都不是正宗的职业哲学家出身,而是其他身份,如工程技术人员、社会学家等。据美国著名技术哲学家卡尔·米切姆考证,奥特加是谈论技术问题的第一个职业哲学家。<sup>[2]</sup>米切姆

把奥特加与芒福德、海德格尔、埃吕尔并列为西方早期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四位代表人物之一,认为“他们提供了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最合适的案例”<sup>[3]</sup>,由此可见奥特加在西方技术哲学特别是在早期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奥特加的技术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技术的沉思》这一技术哲学著作中。1933年,奥特加在西班牙的大学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中谈到了技术的哲学问题,后来在1935年这些演讲发表在阿根廷的《国家报》上。1939年,在他的认可下以《对技术的沉思》为名首次以书的形式出版。因此,奥特加大约与芒福德同时并在哲学人类学的背景下提出了技术问题。“这种哲学人类学,虽然与芒福德的哲学人类学有些相似,但它在形而上学方面无疑作出了更大的发展。”<sup>[4]</sup>

## 二 追求美好:技术诠释的现象学还原

按照奥特加的观点,技术必然涉及对作为人来说技术是什么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形而上学问题,他展开了步步递进的分析。首先是他采用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的方法,<sup>[5]</sup>对技术是如何诠释的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步步的剥离、还原,挖掘出人们在深层自我意识中的技术意识。

他从中感到天冷因而有了取暖的需要,推论到居住、进食、行走等其它需要。由此他认为我们有必要对“需要”这个概念进行系统的定义。行走、进食、取暖是人的需要,就意味着它们是人生存所必需的自然条件,但仅仅是条件而已,“生存才是最基本的需要,而其它都仅仅是其后果”。“生存——

【收稿日期】 2003 - 05 - 23

【作者简介】 黄欣荣(1962 - ),男,江西赣州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与技术史,复杂性与系统哲学。

需要中的需要——是一种仅在主体意义上需要”<sup>[6]</sup>并不是外力强加而来,而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产生于自我意识的行动中。“无论什么原因,人正好具有不断生存、‘活在世上’的热望”<sup>[7]</sup>当自然界不能提供给他不可或缺的手段,因而无法满足其至关重要的需要时,人们并不会就此罢休,他们因此学会了取火、建房、耕种和打猎。当生存必需品稀缺时,动物和人都会去寻找。但是,如果在现存的世界中没法找到时,动物只能挨饿等死,而人却因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活动。他能创造他在自然中找不到的东西,无论是因自然界根本不存在还是暂时不在手边。这样,人就开始了生火、挖洞(建房)、骑马、造车等活动。

奥特加提醒道,我们应该注意,生火与保暖有很大的区别,耕种不同于进食,造车也不同于走路。前者属于创造活动,而后者仅仅是适应行为。“中央取暖,农业和汽车制造并不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活动,相反,它们的直接后果是中止了人类直接满足需要的原始活动。虽然第二类活动的终极目标与原始活动相同,但在关键点上是不一样的,它预示了人所具有而动物却缺乏的一种能力。”<sup>[8]</sup>动物只能寻找周边现存的东西,“从这主体意识来看,动物没有需要。”<sup>[9]</sup>奥特加认为,这揭示了人的特殊构成。当所有其它生物都与其外在客观条件相一致时,惟独人区别于并且相异于其环境,并因此开始了发明创造活动。

所有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它们都预示和包含了一个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我们能够获取我们需要但自然中找不来的东西,我们由此获得快乐和便利。这些活动改变和重构了自然,创造了自然界中不曾存在的客体。这样,我们就终于有了人类独有的所谓技术活动。这些活动构成了技术,如今被定义为人为了满足其需要而对自然的改进。我们已看到,需要是通过自然作用于人,而人通过对自然施加影响来作出回应。这样,奥特加就得出结论说:“技术是人对自然或环境的响应。它导致了构造一种新自然,一种人和原始自然之间的超自然的相互作用”。因此,“技术不是满足其自然需要的人所作出的努力”。“技术是人对自然(这种自然在我们需要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重构,是一种放弃需要(如同在任何环境下保证他们得到满足)的意义上的重构”<sup>[10]</sup>如果大自然如此慷慨,人要啥有啥,人也就不会意识到有产生技术的必要。

奥特加认为,与个体对其环境的适应相反,技术是环境对个体的适应。“对其环境作出响应,而不是不自己舍弃于自然,这是人的本性”。“如果没有技术(没有对其环境作出响应),人就不成其为人”<sup>[11]</sup>从这点来看,我们已经把技术看作是对机体和生物需要的响应。奥特加坚持要对“需要”这个词作出精确的定义。我们说,进食是一种需要,因为它是生存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并且人明显地有生存下去的热望。我们把生存、“活在中”看作是需要中的需要。但是,奥特加提醒道:“技术并不仅仅局限于满足需要”<sup>[12]</sup>这也就是说,人并不仅仅满足于生存,他还有更高的需要,更高的追求。与发明工具和保暖、进食如此等等一样古老的,还有许多为获得明显不必需的物体和环境的服务。奥特加举例说,

与生火一样久远和广泛的是获得醉意。他的意思是说,古人很早就开始使用某些物质和过程以产生一种强烈的精神愉悦或愉快的恍惚状态。人除了物质的需要之外,还有追求精神刺激的需要。因此我们人类很早就学会了饮酒、喝咖啡甚至吸毒品,也很早就有了音乐和歌舞。从这些事实来看,原始人把追求精神的愉悦看作与获得最低的物质满足一样重要。

人活在世中,其追求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他除了追求生存所需的最低生存保障外,还包含许多冗余(superfluous)的需要。奥特加由此得出结论说:“人求生存,求活在世中的愿望与他追求活得美好的愿望是不可分离的。而且,他还认识到,人生并不是仅仅简单地活着,而且应是活好。他把活着所需的客观条件看作是需要的,仅仅是因为活着是活好的必要条件。”不是活着,而是活好,才是人的基本需要,是需要中的需要”<sup>[13]</sup>

这样,奥特加又提出一个新概念:人的需要。因为“需要”这个概念层次还太低,太宽泛,不能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不能体现人所特有的需求,更不能由此引出技术发生的问题。奥特加认为,只有人的需要这个概念才是理解技术的基础。因此他特别强调这个概念对理解技术发生、发展的重要性,并认为这是他的重大发现。因为只有人才会希望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美好,也就是说,人是惟一一种希望活得更加美好的动物。奥特加认为,这个认识很重要,它是我们理解技术的基础。“无论是现在还是旧石器时代,技术都是追求冗余的产物。”<sup>[14]</sup>这就是为什么动物没有技术的原因,它们满足于简单的生活,只提出简单的需求。仅从简单活着的角度看,动物是完美的,它也不需要技术。他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来分析,人、技术和活好是同义词。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这些时,我们才能够抓住技术的真正含义。动物的本能行动和人的技术行动,除了它们的不同之外,这两种行动都为了维持器官在世界上生存这同样一个目的。

当我们认识到有两种目的时,一切事情都变得清晰明了。目的之一是,维持器官的生命,通过个体对环境的适应来使个体仅存于自然之中。目的之二是提高生活质量,通过让环境适应个体的意愿来使个体活得更好。因为人的需要是只与活得更好相关的需要,所以,奥特加认为,除非我们用活得更美好来理解,否则我们找不到其它办法来衡量人究竟是什么。作为动物式的适应性需要是固定不变的,而作为与人的主动创造性相关的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变动不拘、无止无境的。技术正是与追求美好生活的主动创造相关,它被人的需要引导着。奥特加认为,技术哲学必须与人对美好生存的多元追求联系起来,“企图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来研究,这种努力是无效的。”<sup>[15]</sup>

### 三 自我创造:技术本质的存在主义论证

奥特加把技术当作人类追求美好生存的一种手段。那么,技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他通过发展存在主义的意向性或作为自我与其环境并存的“真实的人的生活”的看法,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观点对技术的本质作了形而上学的解析。

存在先于本质是存在主义的基本命题,就是说对于人而言,他是先存在,然后才有本质的,而这个本质乃是他自己存在之后赋予自己的。不仅如此,对人而言,他的一切都是自己决定的。存在主义认为人应当有理想,但这理想不应该是外部强加的,无论这施加者是社会、他人还是上帝。这个理想表现在我们个人的现实生活之中,更具体地说,表现在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我们这些现实的个人,用存在主义的话来说,都被无情地抛入这个世界中,是“在世界中的存在”,这种状况海德格尔称之为“沉沦”和“被抛”。<sup>[16]</sup>每一个人,尽管他是自由的,但他永远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环境而生存。“我们将发现,作为宇宙中的一个实体,人只能存在于其它实体、自然和宇宙中,除此没有别的办法。”<sup>[17]</sup>

对人和环境彼此相存的关系,奥特加设想了三种可能。<sup>[18]</sup>第一种可能是,自然为人的生存仅仅提供便利,而没有任何为难人类。这也就是说,人的存在与自然完全协调一致,或者说,人和自然完全同一。这就是石头、树木也许还有动物的情形。如果人也是这样的话,他也就没有任何需要了,就像童话中的魔杖,想什么就有什么。第二种可能与第一种正好相反,自然提供给人类的只有困难没有便利,也就是说,世界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完全敌对。第三种可能是更为现实,活在世中的人发现包围他的这个世界是一个用便利和困难两者织就的一个复杂的网。人所存在的环境是一把双刃剑,既会提供便利,也会提出困难,便利是人的生存之本,而困难是对人的生存的挑战。最基本的情形是,我们被便利和困难双重包围着,这个现实就是本体论所谓的“人生”。

在第一种情形中,人想什么有什么,当然也就没有进行发明创造的欲望了。在第二种情形下,自然界没有为人提供任何容身之地。这时,人类不复存在,当然也就无所谓技术。只有在第三种情形中,人有了基本的生存条件,但自然界又没有彻底满足人的欲求,人还要面对各种困难,面对各种挑战。人们无时无刻不在为活得更美好而与其生存环境作抗争。无论是从经济意义还是形而上学意义,人都必须去“挣生活”。这是因为,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并不完全步调一致,相互之间并不完全耦合。这样,人就像人首马身之怪物(centaur)一样,一半身处自然,一半超越自然。这种超越,既不呈现于开端,也不在自我,而在于一种渴望,一种人的筹划。<sup>[19]</sup>

奥特加进而对物和人两个概念作了区分。<sup>[20]</sup>一种存在,如果它的存在模式由其既定方式存在,它的可能性与它的现实性完全一致,我们称它为“物”(thing)。物以它的既定方式而存在着。而人却不一样,人不是物,而是一种渴望,渴望这或渴望那。每个时代,每个民族,每个个体,都有其特有的渴望,都在不断变化。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话来说,物是本质先于存在,而人是存在先于本质。例如,一座房子,它是由人建筑起来的,人在建筑它之前,先决定了它的式样、用途等,所以,它是本质先于存在。但是,人是先被诞生出来,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被抛入这个世界,然后才拥有自己的本质。这个本质是怎样来的呢?它不是被存在或其他任何东西赋予,而是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在存在以前,

无需考虑自己的生活,应当怎样存在,而是先存在再说,这是一切的前提。人先有存在,而后有本质,并且这本质不是由外力给予的,而是自己给自己的,这就是人的伟大之处。

如果我们稍微反思一下我们称之为生活这个实在的意义,我们马上会发现,它是一种企图得到一种确定的方案或存在的筹划。这每个人的自我不是别的,正是这个设计方案。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服务于这个方案。奥特加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并不是与其机体需要这个侧面相一致”,<sup>[21]</sup>而是与其自身之外的各种方案相符。需要指出的是,奥特加设想人置身于世界并不像卡普或盖伦等所说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的”或“有机的”活动。他认为人的技术与诸如蜘蛛结网、飞鸟做巢和海狸筑坝这样的动物技术不同,它源于有机界或自然界中的根本变化。“人是技术的,能为了舒适方便改变自己的环境,因为他利用每一个情况所允许的短暂休息,退回到他自身中,进入他自身和形成关于世界,关于事物以及他同它们的关系的思想,精心制定与环境做斗争的计划,简言之,构造一个内心世界。他从这个内心世界出现并返回外部。但他是与一个以前他所没有的自己一起返回……为了迫使他的意志和他的计划,在外部世界实现他的理想,按照他内心的偏爱塑造我们这个行星”。<sup>[22]</sup>

奥特加认为,这个内心世界既没有像德绍尔所说的揭示任何对技术问题的先念的解决办法,<sup>[23]</sup>也没有像海德格尔所说的揭示作为事物的存在<sup>[24]</sup>,但仅仅揭示了他自身,离开尘世的人的实在。“在这种向世界的回归中远不是他失去自己,反之,他把自己带到他物,把自己有力地、熟练地投射到事物上,即把他物——世界,逐渐地变为他自己。人使世界人性化,使世界充满、浸透了他自己的观念物。”<sup>[25]</sup>人的理智(eligens)导致对世界的不满意和不能满足,渴望创造一个新世界,这样就需要技术。所以,技术本质上就是人为了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的一种方案,技术是人的超越本性的一个筹划。

#### 四 自我实现:技术发展的人性烙印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我在与存在都可以归结到一个词:人生。人的存在具有巨大无比的威力和无边的超越性,它的宗旨是:我要达到一切现在所没有的目标,变成一切现在还未变成的东西。因此,人生就是一个自我解释、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过程。

奥特加认为,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人定义为创造。但这种制作并不限于物质创造,而且包括精神创造。“这种像创作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著作那样所创造的生活,正是一个称之为人的那种东西……而且这是一个人使其自己开始自我制造。”<sup>[26]</sup>内在的创造先于外在的创造,并为外在的创造提供基础。奥特加认为,可以把技术看作是人的一种自我创造、自我实现,是一种人的投影,但这不是在自然的和机体的基础上的投影(像卡普和盖伦所认为的那样)。他说:“人无可奈何地要自我生成,变为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从深层的意义来说,人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塑造自我的)工程师”。“简而言之,人生就是一种产品。”<sup>[27]</sup>奥特加的

意思是说,从根本上来说,人生是行动,而不像人们几百年来所相信的那样,是沉思、思考、理论。“生存就是找到实现我们预设方案的手段和方式”。<sup>[28]</sup>

人生这种自我解释、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活动是通过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的。首先,为了实现人所渴望的世界,创造性地想象一种方案或看法。其次,具体实现这种方案,因为一旦一个人想象他要成为什么,他就会设法使自己成为什么。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点,就有某种技术上的需要。当然,因为这种需要将随着所要实现的方案的不同而不同,所以,有多少种不同人的方案,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技术。因为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存在于世界中,世界却并没有为实现其存在而立即接纳,他开始寻找隐藏的器械以达到他的目标。人类思考的历史也可以看成是一系列通过观察长期寻求世界为其提供建造机器的各种潜在可能的历史。技术的使命就是把人从成就自己的任务中释放出来。

当我们说技术是系统化的人的活动,通过他人努力实现他自己的超自然的方案时,我们也许听起来有点神秘和抽象。为了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的超自然的命运,以及不同的存在方案对其命运的影响,奥特加比较详细地列举了人类历史上曾已实现了的几个至关重要的方案:印度的菩萨(bodhisattva)、16世纪西班牙的末等贵族(hidalgo)、1850年英国的绅士等等,并比较了他们的人生欲望、方案及因此带来的不同技术途径和后果。

奥特加认为,凡菩萨被认为是人的真实存在的地方,其技术的发展不能跟人们都想成为绅士的地方同日而语。<sup>[29]</sup>因为菩萨持有这样的观念:人的真实存在只能出现在这样的地方,即他们将人的生活看作是个体,一个与宇宙隔绝的部分,但他又只能融入并消失在整体中。菩萨们的欲望很少,他们追求的是进入一种精神恍惚的思想沉思,一种完全超然的状态。用中国哲学的话语来说,菩萨关注出世,而不关注入世,因此他们过着苦行僧的生活,或做着瑜伽功,追求肉体 and 精神的完全解脱。技术是一种通过出世的手段来达到人的超越自然的目的,与菩萨们的追求目标和实现手段背道而驰,因此,佛教徒们对发展技术没有动力,对技术的贡献或推动也就可想而知了。

绅士却不同于菩萨,他持一种入世的态度。“绅士想深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尽量保持一个独立的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并充满独立于其它任何事物的意识”。<sup>[30]</sup>绅士也不同于贵族,他必须自我奋斗,而贵族完全靠世袭来生活,可以不劳而获。但贵族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他们也渴望通过入世的方式达到贵族的生活水准。他们不满足于现状,勇于开拓,敢于创新,但又遵守游戏规则,具有谦虚的品质。就像绅士存在所具有的那样,绅士的主要因素和氛围是通过大量操控自然来获得闲暇,技术正好是实现他们渴望的最佳手段。奥特加认为,这就是英国人成为最伟大的工程师和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原因。

西班牙的末等贵族则与英国绅士相反,他不喜欢工作。他将自己的物质需求减少到最低极限,甘于生活在贫穷之中,就像生活于沙漠中的植物,学会了仅靠湿气就能生存的

本领。奥特加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欲求当然对技术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sup>[31]</sup>

由此,奥特加认为,人自身的渴望并由此产生的人生方案对技术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也就是说,人性和技术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技术是人实现某种方案的工具,虽然该方案也是把自己隐藏于它不断扩大和强化的技术有效性之中的一种方案。任何特殊的技术都意味着一种局部的(或专门的)人类学,有什么样的人生欲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技术态度,也就相应有什么样的技术方案,最后也就实现什么样的人生理想。技术就是实现自我理想,达到自我超越的一种重要工具。

## 五 三步变奏:技术演进的人类学轨迹

在对技术的本质及其与人性的关系作了一番形而上学的沉思和论证之后,奥特加再对技术是如何演进的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人都有某种技术能力,但这并不是都会有发明创造。拥有智能是技术存在的前提,制造和使用工具并不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分野,关键是人还有记忆能力。人性有“一种技术”之前的“技术”。人们甚至在他们选择某种特殊的方案之前就知道如何实现他们将会选择的任何方案。也就是说,人有了智能和记忆,他就有了制定、选择和实现方案的能力,技术因此也就有了累积和进化(evolution)。正因如此,历史学家们一般也就以某些关键技术来划分历史,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等。人的技术能力的累积进化为什么会带来时代的变迁呢?奥特加认为,“因为人和技术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超常的高度,并且这种关系本身也是技术功能重大变化引起的”。<sup>[32]</sup>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对技术的发展演化进行分期。

对技术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期,首先遇到的是以什么来作分期的标准。奥特加说:“在我看来,技术进化分期的最好标准是人和技术的关系,换言之,是人在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技术观念,而这种观念来自不是某项特殊的技术,而是它的社会功能”。<sup>[33]</sup>从这个标准出发,奥特加把技术的历史分成三个主要时期:偶然的;工匠的;技术专家或工程师的技术。<sup>[34]</sup>这与芒福德将技术发展分为古技术、始技术和新技术三个阶段极为相似。<sup>[35]</sup>

奥特加认为,偶然的的技术是技术发展的最早阶段,大约在史前和人类早期都处于这个阶段,某些原始部落至今也是如此。在这个阶段,人的技术活动与其它活动没有分别,技术主体就是从事日常活动的群众。在为生存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中,人们偶然地发现了某种技术。这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人们的技术观念是模糊而神秘的,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用的技术会对自然和生活带来怎么样的后果。这个时候的技术都是一些简单技术,融化在日常活动中,没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因此缺乏累积性,发展速度也特别缓慢。<sup>[36]</sup>

随着偶然技术的漫长累积,逐渐出现了拥有并专门从事某项特殊技艺的人,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工匠。于是技术的发展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工匠技术时期。<sup>[37]</sup>古希腊、罗马时期以及整个中世纪,都处于这个阶段。

工匠们对自己从事的技艺有了一定的自觉意识,并从自己的技艺中得到回报。与偶然的技术相比,工匠的技术有了一定的目的性,此时从事技术活动的人数和技术的难度都有增加,技术发展的速度也在加快。但是,工匠的技术仍然没有任何有意识的技术研究,技艺和掌握它的匠人不可分离,生产技术和它生产的具体产品不可分离。特定过程的知识和实践还只限于特定的行业,因此,它仍然具有神秘性,其传播主要是靠师徒关系从一代传到下一代,在传递过程中偶有改进和创造。工匠型技术单纯是一种技艺,它与科学不发生联系,人们还只能制造工具而不是机器。这就限制了技术的体系形成和发展速度。

文艺复兴之后,某些技术逐渐摆脱了工匠型技术的封闭性、保守性,开始与科学联姻。从此,技术本身从掌握技术的个人手中游离出来,从它生产的具体产品中游离出来。技术不再是某个狭窄专门行业的技艺了,而是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生产力。于是技术的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工程师的技术。只有在这个时期,随着与历史上现代科学的兴起相联系的分析思想方法的发展,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的技术,科学的技术,本来意义上的“技术”出现了。实现任何目的的技术手段本身已经成了一种自觉的科学方法或技能。“现代技术的专门性根本不同于产生所有以前的技术的那种东西,而且它的确是思想本身既从技术上有甚至更多地从纯(或科学)理论上对所出现的東西加以操作的一种新方法”。<sup>[38]</sup>

奥特加认为,科学的技术之臻于完善导致唯一的现代问题是:进行想象和产生希望的能力将会枯竭或消失,而正是这种自然产生的能力首先说明了人的思想创造的原因。在过去,人们主要意识到他们不能做的东西,他们的局限性和限制。在定下某种方案之后,一个人必须花费多年的精力去解决这个方案实现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但现在,由于掌握了找到实现任何具体思想的技术手段的一般方法,人们似乎已完全丧失了提出任何目标的能力。人已经如此深信他的新技术,以致他已忘记“成为一个技术专家和只是一个技术专家意味着能做一切东西,而实际上是什么也不能做”。<sup>[39]</sup> 仅由技术专家支配,人们缺乏想象力,技术是“一个空的形式

——像最形式化的逻辑那样;它不能决定生活的内容”。科学的技术技术专家依赖于一种他不能控制的根源。因此,奥特加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建议:西方也许会被迫转向东方的技术专家。<sup>[40]</sup>

### 【参 考 文 献】

- [1] Johnson, Gregory R. Who is Ortega y Gasset[J]. TDO, May 31, 2000.
- [2] Micham, Car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J]. In *A Guide to the Cultur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C]. edited by Paul Durbin.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285 - 286.
- [3][4][22][25][美]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殷登详, 曹南燕译. 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 1999. 18、23、33 - 34、34.
- [5][德]胡塞尔. 现象学的方法[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4. 26 - 35.
- [6][7][8][9][10][11][12][13][14][15][17][18][19][20][21][26][27][28][29][30][31][32][33][34][36][37][38][39][40] Jose Ortega y Gasset. Thoughts on Technology [M].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C]. edited by Carl Micham and Robert Macke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3, 2ed. 291、291、291、292、292、293、293、294、294、294、297、297、298、298、298、296、299、299、301、304、305、306、307、307、307 - 308、308 - 309、312、313、313.
- [16][德]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三联书店, 1999 (第2版). 203.
- [23]黄欣荣. 发明·发现与“第四王国”——德绍尔技术哲学思想述评[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1990(4): 54 - 58.
- [24]王英. 海德格尔对技术本质的本体论证[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98, 20(4): 29 - 32.
- [35]黄欣荣. 论芒福德的技术哲学[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2): 54 - 57.

(责任编辑 魏屹东)